

你们不知道珍惜的，
你们记不住一个教训……

有了这座城市，
才有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City
Wasteland*

都市荒园

李进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都市荒园

City Wasteland

李进 / 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竞争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得与自己斗。灵魂与肉体、金钱与精神、竞争与人情、是非与得失像一座座山拦在我们面前,我们思考、我们痛苦、我们冲动、我们忏悔,我们义无反顾地一边谴责一边放纵自己,我们称我们的时代为都市荒园的时代,我们回避不了适者生存。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榜样却没有榜样的时代,于是有了“都市荒园”系列丛书。“都市荒园”汇集国内优秀作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洞察与关注,我们将这一直面当代青年奋斗历程的书系,献给所有在竞争环境下不懈努力而今天依然没有倒下的青年。希望你们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是与非、得与失的冲突中,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断层中,你的酸甜苦辣属于这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纯粹的英雄,我们即便成功了,我们的身后也会留下是是非非。当你痛苦、当你迷茫、当你无助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们与你同在!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力求塑造当代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执著奋斗的形象,真实面对当代青年在信仰危机、价值重组、道德变迁的现实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脉络、情感躁动和道德取向,是一部大变迁年代中国青年步履艰难的奋斗史。

杨 博

内 容 提 要

《都市荒园》是“都市荒园”系列丛书的第二部,本书以改革开放后的重庆为背景,以主人公勾吞吴的个人精神与城市生活的相互仇恨、相互敌视为线索,力求表现当代青年走向成熟的艰难过程。

自我个性的张扬、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使勾吞吴进入坞城的第一天就成了坞城的天敌,似乎他的成功就意味着坞城的失败,他将自己的成功视为对坞城轻视过他的报复,这一缘于个性的动机支撑着他不顾一切地追求事业的成功,他轻视坞城人的无聊、无耻和狗眼看人低,但他义无反顾地与坞城人同样地疯狂和同流合污,他对于女性源于肉欲、报复、占有、玩弄和真爱的一系列表现正是他一边谴责一边自我放纵的时代特征。

“有了坞城,才有我这样的女人”,当然,有了坞城才有勾吞吴那样的男人。今天的社会物质丰富了,精神相对自由了,但竞争的残酷空前,和平年代的青年奋斗史同样是含着血泪的。勾吞吴正是当代青年真实的写照。有了这个时代,才有了这个时代的青年!

他成功了,但他消失了,他失望于自己,失望于坞城,失望于他所处的时代,这是时代的教训!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我们以为得到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而我们失去的时候或许我们正在拥有?《都市荒园》通过对主人翁近于疯狂的情感生活和事业追求的描述,对眼中只有金钱的当代社会中出现的弊病进行了入理的批判,这是一个正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目 录

第一章 (1)

深秋的夜晚,外乡人演出的“夸父逐月”。月光一样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和她芬芳的一吻。父亲与菊子妈在床上又演了一场老戏。在母亲坟前吹箫。菊子处女的身体如真实土地。“我们到坞城去!”

第二章 (15)

命运。“灾星”与“犁锄之苦”。在父亲的潜意识里,他是儿子,是杀妻的仇人,甚至是性发泄的对象。“蝴蝶效应”。李春红少女的温柔和她那粉红色小鸟一样的乳房。“我会去找你的。”

第三章 (27)

坞城。读《马太福音》的姑妈。冷漠的罗衣撩人欲火的诱惑。贩盐商人、桃花一样艳丽的女人与坞城的过去和现在。

第四章 (36)

菊子去做表哥的“线儿”。罗志的目光如淫雨。勾吞吴去码头。坞城的温暖与妓女小娟。“衣冠不整恕不接待。”“土地与历史”和“画中虎”。

第五章 (57)

报社今天的主题是“张母鸭”和“小情人”。罗志粗硬的胡子与小白鼠。击掌相和的朋友。妓女小娟的“临时丈夫”。

第六章 (71)

勾吞吴的《阿诸的故事》。屈直的《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漂亮而性感的女“性”诗人骆莺。李春红坐在红色桑塔纳里，离那个美丽的梦很远。

第七章 (85)

李春红只能是个飘渺的梦。“黄鹤楼”里的交易与公关小姐的浪声笑语。暴突眼的王老头和人鬼交欢的怪诞故事。勾吞吴的呕吐与“拿破仑”酒无关。

第八章 (97)

梁编辑和屈直不是“傻子”。骆莺的处女膜与她的诗歌。罗衣看见勾吞吴和菊子在卫生间里。菊子去做保姆。罗衣做梦，一丝不挂的勾吞吴在她心里。

第九章 (113)

勾吞吴把小说稿交到了出版社。骆莺说“摸我的大腿”。屈直暑假里出去卖他自己写的书。李春红和童往在“麦积山庄”的“幽会”。勾吞吴重重地打了宽宽一巴掌他以为打在李春红的脸上。

第十章 (125)

“因为有了这城市，才有了我这样的女人。”勾吞吴的作

品是“撒冥钱，祭奠死人的。”“夸父”与“忘川水”。

第十一章 (137)

菊子被初主任强奸。女公安的表情很暧昧。一夜间有了两万元。火车站的“拉客女”。勾吞吴让罗衣有了重新做女人的体验。

第十二章 (151)

玩弄李春红等于毁灭一个美丽得不真实的梦。女公安仔细品味菊子被强奸的每一个细节。菊子回乡下了却她与土地的一世姻缘。公安小姐询问勾吞吴做爱的过程。信用卡恶意超支。

第十三章 (165)

李春红与银行主任。丈夫突然回家，罗衣仰躺在客厅地毯上，勾吞吴若无其事。罗衣在京皇大酒店的套房里给勾吞吴讲了一个故事。桂娃子们被叫到了派出所。

第十四章 (177)

“白面蛇头”。酒吧里的小娟还是婊子。舞蹈戏剧服装成了勾吞吴的诱饵。“梅塘沙龙”与蓄谋的爱情陷阱。王老头的鬼怪故事。

第十五章 (195)

勾吞吴发现细腰女人的腹部有妊娠斑。去湍流县不是为了把沙发床弄得吱吱作响。在李春红的别墅里聚

会，香气扑鼻的是女人的体香。

第十六章 (211)

细腰女人成了“刘会”。罗志上当受骗与好色并无多大关系。嘈杂的小巷与生男生女秘方。一摞旧书与捡垃圾的老太婆。骆莺的泪水。勾吞吴觉得城市如一壶酒。

第十七章 (225)

“酒吧事件”是预谋的。“蛇头”与细腰女人跌进了“黄色陷阱”。“月朗心栖”与“天狗吃月”。

第十八章 (240)

王香啍起红艳艳的嘴唇勾吞吴觉得并不美丽。去罗衣家不是为了她的身材。那场官司与罗志的胡子似乎有关。

第十九章 (255)

曹律师讲“围棋”。罗志的胡子值两万元。骆莺说：“我的美丽给你看呢”。屈直的著作让梁老师失去了住房。勾吞吴掴了妓女一耳光，如同掴他自己。

第二十章 (266)

李春红答应给银行说一声。罗衣的身子失去了弹性，似乎有些儿痒。丈夫的衣兜里有避孕药片。勾吞吴辞职。

第二十一章 (280)

盐客与青楼女子的故事是忻忻路的传说。沈主任说：“这个时代出英雄呢。”算命先生的话与公司的名字。勾吞吴去师大看月月的美丽与清纯。

第二十二章 (290)

洁白的雪花与洁白的围巾，城市为什么留不住一片雪花呢？“我要娶你做老婆”。一件红色的毛衣与一个红色的梦。

第二十三章 (298)

罗衣怀孕了。“提着满袋子阴谋”与“街头妓女事件”。江湖艺人说，“一定是个醉鬼”。

第二十四章 (314)

小娟说，做秘书容易成为情人。“牛仔裤”策略。沈主任并不是简单的女人。罗衣觉得很委屈。

第二十五章 (323)

沈主任的眼神盛得下所有的饥渴。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小娟说：“喜欢你呗。”

第二十六章 (331)

会员大会。三轮车与黑色玫瑰。女人是别在胸口的一朵花。李春红不胜酒力。

第二十七章 (338)

蓄谋一场罕见的暴雨。瘦老头的心理战与公开竞标。
勾吞吴又从新的角度藐视这个城市。

第二十八章 (353)

“这就是证据!”小娟与“农村包围城市”。丁教授和马文。小娟的女性方式。

第二十九章 (365)

勾吞吴去五虎山。“生死合同”。回老龙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关。父亲与但丁。

第三十章 (376)

初主任的饥渴与他的工作一样兢兢业业。神秘的“黑匣子”。《神曲》的“地狱”里并不只是初主任一个人。屈直说“精神家园”。“想找妓女吗?”骆莺问。

第三十一章 (385)

罗衣的梦想是预言。顾林云被捕与他的情妇。李春红要卖公司与丈夫的情妇。那枝箫呢?真的是丢了吗?

第三十二章 (399)

高一丰等的示威游行与勾吞吴的声明。“芬芳的灵魂。”但丁走进乐园见到他的情人贝亚德了。

第三十三章 (406)

“文同石,有狼望月。”流血的风筝没有伤口。在巴黎的繁华里,波特莱尔寻着的仅仅是“恶之花”?勾吞吴在

坞城的大街上看来来往往的女人。

第三十四章 (412)

父亲死时喃喃着菊子妈的名字。月月与《精神家园》。
邓挫与“梦之英雄”。“血市”和有关忻忻路的传说。

第三十五章 (420)

一根破旧的风筒与工人罢工。高一丰说是“乌合之众”。马文与桂娃子、小冬瓜。勾吞吴有大麻烦了。所有的女人都只剩下背影。

第三十六章 (428)

高一丰不能打败勾吞吴。月月不愿成为梦的风景。邓挫：“我当你是老师呢。”“这座城市总有捡不完的垃圾。”“我——去——哪——”仰天长啸。

第三十七章 (435)

你们不知道珍惜的，你们记不住一个教训……

第一章

深秋的夜晚，外乡人演出的“夸父逐月”。月光一样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和她芬芳的一吻。父亲与菊子妈在床上又演了一场老戏。在母亲坟前吹箫。菊子处女的身体如真实土地。“我们到坞城去！”

深秋的一个傍晚，对忙完了秋收秋种的老龙沟村民来说，只不过是热热闹闹地围聚在村小学的土坝里看了一场稀奇古怪的表演，但对勾吞吴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天是勾吞吴二十岁的生日，整个夜晚他都处在亢奋之中，为自己的壮举和决定激动不已。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活过了二十个年头，而是经历了二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突然长大，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自觉的成熟。但是，像激流一样奔涌的血液让他恍惚如在梦中，发生的事情既真实又似乎虚无飘渺。他努力想使自己清醒一些，冷静一些，以便理性地思考其中的含义，但是，那个像雾一样真切而又抓不着的美丽女子，剧中那个想飞的夸父，让他更加热血沸腾。虽然要在很久以后，勾吞吴才明白这天夜晚的他其实很幼稚，甚至很可笑，但他仍然觉得这天夜晚的勾吞吴很光彩灿烂，以致他再也无法重复这个夜晚。

还是刚开始收割稻子的时候，勾吞吴就隐隐觉得有什么莫名的东西沉甸甸地压在心上。与父亲站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勾吞吴高高地举起稻把，像对什么有仇一样，狠劲地摔打在拌桶上，看着稻粒像爆米花飞溅起来，他的心里就畅快一些。父亲

鼓愣起眼睛，气愤而又似乎无可奈何地骂道：

“硬是个败家子，谷子溅到田里了！”

“今年的谷子特别沉！”勾吞吴觉得这句话似乎表达出了他心中的那种说不清的东西，而不是对他父亲说的。

开始种麦子了，坡上坡下响起了扁担碰着粪桶的声音。勾吞吴站在平整整的地里，亲切而又激动地把麦种一下又一下丢在父亲挖得整齐的土窝里时，心里就有一种畅快快的感觉，似乎是在方格纸上抒发郁结于他心里的那种沉甸甸的东西。他似乎觉得那些麦种会在自己的骨子里发芽，他甚至听见了麦苗拔节的声音。父亲对心不在焉的勾吞吴吼道：

“看你这不成器的东西，要晃兮忽兮到啥子时候？算子爷说你要受犁锄之苦，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只能跟犁头、锄头打交道……”

勾吞吴当然不会在意父亲的骂声，心里那沉甸甸的东西让他在整个秋天里都激动不安。蛙声与蝉鸣消失后，乡村里显得很寂静。勾吞吴面对沟上沟下那些亮晃晃的、平静安详如分娩后少妇一样的秋水田，却感到自己的血流得更快了，血管似乎因此而隐隐胀痛。他想高高地举起双臂，朝辽阔的天际大吼一声，但他又很迷茫，不知要吼出些什么。要不是他生日这天晚上，发生了那些偶然的事情，他也许很难明白整个秋天里都激动不安的原因。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阵此起彼伏的鸡鸣之后，沟里突然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几个长相和穿着都很古怪的外乡人，敲着锣鼓，手里的扩音话筒里传出了外乡口音的蹩脚普通话：“看三足猪，人头蛇身哦——”

老龙沟名副其实是一条深沟。高耸入云的两座山挺拔陡峭，山脊逶迤而来，蜿蜒而去，状如两条横卧着的巨龙。老龙沟似乎因此而得名。村子里没有人知道那些外乡人是坐着拖拉

机顺着沟里那条弯弯曲曲的土公路来的呢，还是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而来。外乡人的锣鼓声让村子从梦中惊醒过来。大人们从屋里走出来，惺忪的睡眼里露出了惊喜。这是好多年没有的事了，以前大集体时，农忙之后，总会有一些剧团来村里演上几场老戏。孩子们很兴奋，好奇而有点儿害怕地跟在外乡人的身后，嬉闹着。村子里的狗也汪汪地叫了起来。

外乡人敲打着锣鼓去了村长的家里，得到村长的批准后，又去了村小学。村小学共有两间教室，两间教室中间是一个戏台子。外乡人把装着表演道具的箱子放在了戏台上。

天刚擦黑，村里的大人小孩就已经围聚在村小学的土坝子里了。演出也随即开始。首先出场的那人是一个光头，自称是少林寺的和尚。他拿着月牙大刀，但他并没有表演刀术，三番五次地运气之后，终于抡起手掌，猛地朝码在面前的三块砖砍下去，砖应声而断。坝子里响起了村民啧啧的称赞声。以后展出的“三足猪”“人头蛇身”等怪物更是让村民们惊呼了起来。

勾吞吴没有从家里带去板凳，他坐在石板乒乓台上看演出。他觉得表演很可笑，笨拙的故弄玄虚等于表白演出是假的。但更可笑的是那些村民，被人愚弄了还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自己怎么会和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一起来被人戏耍呢？心里这样想，勾吞吴就觉得那些外乡人简直同老龙沟的村民一样让人厌恶。他无聊而又有些愤怒地从乒乓台上跳下来，想回家去继续读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马丁·伊登》。小说中的马丁·伊登出身下层，非常贫穷，但他在繁华的大都市里发愤写作，终于实现抱负，成了著名人物，连上流社会那些高傲漂亮的女子都卑躬地向他大献殷勤。勾吞吴觉得马丁·伊登和那个卧薪尝胆后终于吞并吴国的越王勾践一样，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英雄。

正当勾吞吴准备回家去时，戏台上出来一个美丽的女子，

用脆生生的嗓音说：“接着演出的是新编神话剧‘夸父逐月’。”

夸父怎么会逐月呢？勾吞吴差一点笑出声，但他还是坐到乒乓台上。

稍待一会儿，戏就开始了。外乡人不能在戏台上制造出剧情需要的背景来，于是就旁白道：“第一幕的第一场。在天庭上，月亮就要落下去、太阳就要升起来的时候。”

（旁白声中，美丽的嫦娥怀抱一个婴儿上，她期盼地望着太阳就要升起的东方）

嫦娥：

日神啊，你那俊美的四肢，
热烈的胸膛，
是怎样牵动月儿这爱你的心肠！
在那白昼的开始，
黑夜的尽头，
陪伴我们的是爱情的星斗。
如今啊，我们已经有了可爱的儿子，
他啊，像我一样高贵而纯洁，
像你一样伟大而辉煌，
他的名字就叫夸父，
是天使中的天使，
闪耀着天国中的美梦的光华。

（玉帝突然上，嫦娥大惊，立即将婴儿藏到身后。但是，玉帝已经看见了。）

玉帝：

忠于职守的嫦娥啊，
你为什么要让伊甸园引诱？
为什么要让心儿被爱神偷走？
难道你不知触犯了天条？

(魔鬼摩非斯特上，玉帝显然不认识他)

玉帝 (对摩非斯特):

你是谁？来自何方？
虽然我已将东方开放，
但不曾邀请你这样的客人，
看你这副丑陋的长相！

摩非斯特 (狡诈地笑了笑，一副巴结讨好玉帝的样子):

英明的玉帝啊，
我是来自西域的否定之神。
虽然不曾被你邀请，
但我的护照已经海关验证。
你不要笑我丑陋的嘴脸，
我的心够得上刽子手的阴险。
既然你的臣民已经违法，
就该给他们应受的处罚。
就让那偷食禁果的嫦娥，
饱受别子的痛苦！
就让我带走她的儿子夸父，
到尘世里，做一个顺从的奴仆！

玉帝 (思忖一阵之后，对摩非斯特):

好吧！否定之神！
就按你说的办法来维护我的天庭。
就让夸父那颗本是天国的心，
去尘世的诱惑与欲望里
不安而痛苦地狂奔！

(摩非斯特立即从嫦娥怀中抢走了夸父，急下。嫦娥欲追，
玉帝拂尘一挥，将她囚进了黑夜的牢里)

嫦娥 (悲伤地):

夸父——

夸父——

.....

(在嫦娥的呼唤声中，幕落)

——第二场幕启时，外乡人又用旁白代替布景：凡尘中。
远处是田野和村庄，近处是一片血红的桃林——

(幕启时，嫦娥呼唤夸父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从天空传来。
在尘世长大的青年夸父上。他仰望天空，凝神细听)

夸父：

听，是什么声音？

为什么那样飘渺而遥远？

为什么那样熟悉而陌生？

我的心啊，为什么像狂奔的骏马？

我的血啊，为什么像滔滔的江河？

我的母亲，我温柔与理想的天国，

你究竟在哪儿？

浮士德（他手持光华闪烁的肯定之剑，对夸父）：

你这敏感而忧郁的精灵啊，

可曾瞭望过苍穹中的月亮？

月亮中那个怀抱玉兔的嫦娥，

正在把你殷殷地呼唤。

她虽然在黑夜的囚牢里，

但她那天国的光芒啊，

必将照耀你奋飞的翅膀。

你飞吧，你本是来自天国的精灵，

快去寻找你天国的理想！

你不要怕路途艰辛而遥远，

也不要停留在虚幻的风景。